



## 即使没去过卡萨布兰卡

卡萨布兰卡,是一个地名,是一部电影的名字,也是一首歌曲的名字。可以说,是电影和歌曲让这个地名出名。

如今短视频发达,有的将电影里的镜头和歌曲混剪在一起,倒是混搭。特别是英格丽·褒曼那忧郁的眼神,简直是歌手贝蒂·希金斯歌声最完美生动而又形象的延伸,将听觉和视觉合二为一,交错迭现,是那样的温婉动人。

贝蒂·希金斯曾经来过中国,特别是听过他和我国女歌手金池合唱的这首歌,更让我感动。乐队的打击乐减弱了些音量,贝蒂·希金斯唱得更加节制,副歌无歌词吟唱部分,金池唱得美轮美奂,最后一句两人天衣无缝、细致入微的合声,比贝蒂单人唱更加美妙动听,韵味十足。

多年之前,我头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,只记住了其中两句歌词。一句是“难忘那一次次的亲吻,

在卡萨布兰卡;但那一成追忆,时过境迁。”一句是“我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。”

这两句歌词在同一首歌里,有些矛盾。这当然有贝蒂自己恋爱的经历和想象,但在我第一次听时,只是觉得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,却很难忘,这怎么可能?

但是,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,在歌曲里变成了可能。音乐乃至一切艺术在内,可以有这样出神入化的神奇功能,帮助人们逃离现实生活,进入想象的另一个世界。于是,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,却可以很难忘怀那里。

时空的错位,现实中的幻觉,恰恰是回忆中感情的一种倒影,或者说是一种镜像。所谓时过境迁的感慨与想象以及此情可待成追忆,才是当时已惘然的怀旧与伤感,才会由此而生。犹如水蒸发成气体而后为云,又由云变为雨,纵使依然洒落在你的肩头,清冽湿润如旧,却不再是当年的雨水。这便是与生活不尽相同的艺术魅力。艺术,从来不同等于生活。

它只是生活升华后的幻影,让人觉得还有一种比眼前真实生活更美好或更让人留恋、怀念和向往的生活。

很多时候,我们都会在心里突然萌生这样由时空错位而产生的幻觉和情感。这种幻觉和情感,帮助我们接近艺术,让单调的生活变得有了一些色彩和滋味。我们会在看到某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时,忽然想起曾经走过的地方,特别是曾经相爱的人已经天各一方,音信杳无,这种感受更会如烟泛起,弥漫心头,惆怅不已。

记得我和女同学第一次偷偷地约会是我读高一那年的春天,在靠近长安街正义路的街心花园。那里原来是一道御河,河水从天安门前的金水河迤迤而来。新栽的花木,一片绿意葱茏,清新而芬芳。特别是身边的黄色蔷薇,开得那样灿烂,我们就坐在蔷薇花丛旁,从下午一直到晚霞洒满蔷薇花丛,天马行空,聊了很久。具体聊的什么内容,都已经忘记,但身边的那一丛黄蔷薇花,却总怒放记忆里。

时过将近60年,前几天到天坛公园,在北门前看到一丛黄蔷薇正在怒放,忽然停住了脚步,望着那丛明黄如金的蔷薇,望了很久,一下子便想到了那年春天正义路街心花园的约会。“一切成追忆,时过境迁”,卡萨布兰卡的旋律,弥漫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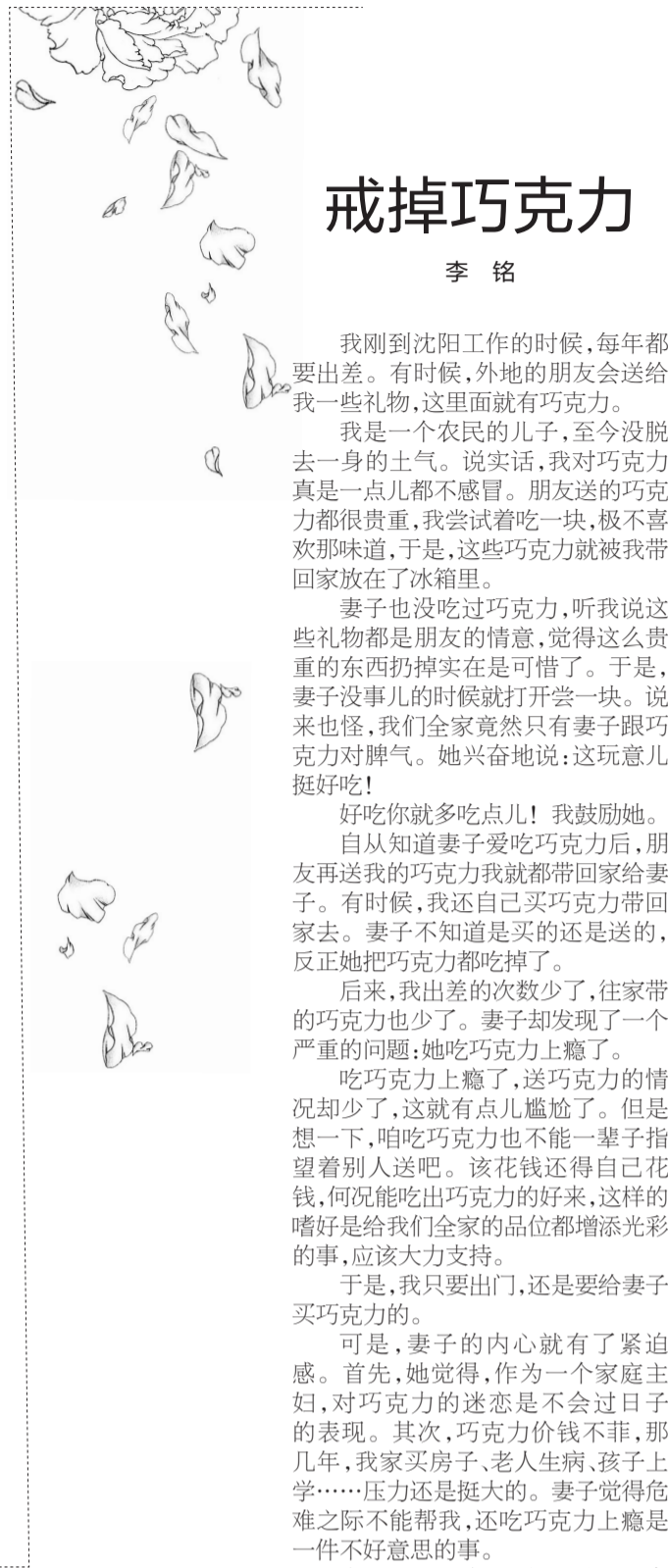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年前,我第一次去莫斯科,住下之后,迫不及待地先跑到

红场,因为这是我少年时最向往的地方。已经快晚上8点了,红场上依然阳光灿烂,克里姆林宫那样明亮辉煌。不禁想起当年在北大荒时写过的诗句,要把克里姆林宫的红灯重新点亮,要把红旗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!不觉哑然失笑。就像歌里唱过的一样:“我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”,那时,我也没有去过克里姆林宫,却不妨碍我一次次抒发诗情,梦想着登上克里姆林宫的宫顶,点亮它的每一盏红灯。

那一天,真的到了莫斯科,一切那么的陌生,又那么的熟悉;一切似曾相识,又似是而非。一直到很晚,才看见夜幕缓缓降临红场,克里姆林宫的红灯,才开始随着蹦上夜空的星星一起闪烁。“一切成追忆,时过境迁”,卡萨布兰卡的旋律,弥漫心头。

很多回忆,不尽是美好。甜蜜也好,苦涩也罢;美好也好,痛苦也罢;自得也好,自责也罢。时过境迁之后,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,才会水落石出一般,清晰地显现。这时候的追忆,如果真的有了些许的价值,恐怕都是时空错位的幻觉和想象的结果。而这样的幻觉和想象,恰恰是艺术的作为。一部电影、一首歌曲,便超出它们自身,为你遥远的记忆和远逝的情感点石成金,化作一幅画,一首诗,一支曼妙无比的歌。

即使你根本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。



## 戒掉巧克力

李 铭

我刚到沈阳工作的时候,每年都会出差。有时候,外地的朋友会送给我一些礼物,这里面就有巧克力。

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至今没脱去一身的土气。说实话,我对巧克力真是一点儿都不感冒。朋友送的巧克力都很贵重,我尝试着吃一块,极不喜欢那味道,于是,这些巧克力就被我带回家放在了冰箱里。

妻子也没吃过巧克力,听我说这些礼物都是朋友的情意,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扔掉实在是可惜了。于是,妻子没事的时候就打开尝一块。说来也怪,我们全家竟然只有妻子跟巧克力对脾气。她兴奋地说:这玩意儿挺好吃!

好吃你就多吃点儿!我鼓励她。自从知道妻子爱吃巧克力后,朋友再送我的巧克力我就都带回家给妻子。有时候,我还自己买巧克力带回家去。妻子不知道是买的还是送的,反正她把巧克力都吃掉了。

后来,我出差的次数少了,往家带的巧克力也少了。妻子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:她吃巧克力上瘾了。

吃巧克力上瘾了,送巧克力的情况却少了,这就有点儿尴尬了。但是想一下,咱吃巧克力也不能一辈子指望别人送吧。该花钱还得自己花钱,何况能吃出巧克力的好来,这样的嗜好是给我们全家的品位都增添光彩的事,应该大力支持。

于是,我只要出门,还是要给妻子买巧克力的。

可是,妻子的内心就有了紧迫感。首先,她觉得,作为一个家庭主妇,对巧克力的迷恋是不会过日子的表现。其次,巧克力价钱不菲,那几年,我家买房子,老人生病,孩子上学……压力还是挺大的。妻子觉得危难之际不能帮我,还吃巧克力上瘾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。

妻子开始埋怨我给买巧克力了,坚决不准我买,目的就是省钱过日子。不吃巧克力省钱了,但是巧克力瘾却很折磨人。据妻子描述,只要几天不吃,脑子里“呼”的一下就上劲儿了,特别想吃。

我对妻子的描述产生过怀疑,那巧克力瘾是在脑子里产生的吗?“呼”的一下是怎么个情况呢?“上来劲儿”到底是一股什么劲儿呢?妻子说,只要路过超市,就特别想吃巧克力。开始忍不住,进去买一块吃。后来觉得太贵,就买那种便宜的巧克力豆,吃吃小巧克力豆过瘾。

妻子努力了一年,终于戒掉了巧克力瘾。这个过程我是不知道的,这都是她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说给我们全家的。于是,妻子成了全家励志的典范,戒掉巧克力瘾也一度成了佳话。

我查了一下吃巧克力到底有没有瘾,网上说,巧克力中分离出的成分之一——生物碱可能会提高大脑血清素的水平,而血清素对于情绪调节有重要作用。科学家推测,在人体血清素缺乏或不足的情况下,巧克力“成瘾”的生物基础可能真的存在。因此,当人们说吃巧克力上瘾的时候,可能并不是真正的上瘾,而是出于身体对血清素的需要,这恰好用一两包巧克力再加点儿糖就可以满足。

我跟妻子解释了上面的这些话,她摇头表示听不懂。

自从妻子带着孩子返回老家照顾岳父岳母,我们夫妻双城生活一晃已经8年多了。这8年多,她在老家照顾孩子,照顾老人,身心疲惫。我在沈阳努力写作,生活好转了,日子过得不再穷了。我说你现在可以吃巧克力了,我供得起你吃巧克力。她还是笑笑,把吃巧克力的念头彻底放下。

每次我们视频,我在厨房特意多做两个菜,目的是叫妻子看到我自己生活得不错。而她,一在家里包饺子吃好的,就在视频里掉眼泪。

妻子说:这饺子你没吃上,我吃着一点儿都不香呢。

## 所有的稻穗儿为他垂头

胡世宗

端起饭碗  
就会把他想念  
他在世九十年  
让中国人的锅碗  
日趋饱满

这位人民的院士  
如同农民一般  
在实验室忙碌  
更多是在田间风吹日晒  
把腰累弯  
手有老茧,沧桑满脸

如今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 
全中国地北天南  
所有的稻穗儿全都垂头  
哭成了一片

我们中华大地的稻花儿  
会更加鲜艳  
更加香甜

## 风吹稻田

马红线

很多人离泥土越来越远  
而你,一粒黄灿灿的种子  
仍在故乡的土壤里喊春风

槐花低垂,燕子点水  
心尖上的稻米,一粒粒  
洁白的思念

你手捧稻穗儿走在梦乡  
天空中每一颗星  
都是一株杂交水稻

风吹稻田  
淡淡的芬芳漫过尘世  
一位执着的老人  
未边乘凉

## 微小说

## 犟公买药

孙春平

不对,我检讨,认罚。但我从没卖过药,送给那个店主的药也绝对没收一分钱。

处长笑呵呵地说,我刚才讲的只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,跟老领导送人一点儿药完全没有一点儿关系。只是提醒您老人家即使以后做这种善事,事先也要周全地想一想,尽可能地避免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嘛。好了,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,咱们机关上上下下百十号同志,都知道老领导的人品,为官清正,为人谦和,无可挑剔,偶有小议,也在情理之中。

虽说正事谈毕,但老领导心里的不舒服还是一根刺,一时难根除。毕竟是被人请来的,毕竟是“喝茶”,也毕竟是被人指出了毛病。这事,他回家后对老伴儿都没说,更别说对那个年轻的售货员了。从此以后,他很少去那家“新天地”了,有时非去不可,进店也直奔柜台。看来女店主一直对他心存感激,结账时主动要给他打折,他坚决谢绝,反倒弄得女店主不好意思。只是有一次,女店主说,孩子喝下那个药后,病好

退休老干部龚奉德接了电话,就出门坐公交奔往厅里。电话是厅里老干部处处长打来的,问龚老可有时间,能否来厅里一趟?看样子是有急事,不然处长不会打来这个电话。

到了办公室,处长起身沏茶,坐在对面的干事则悄然起身离去。龚老心沉了沉,哦,这是在给咱躲清静呢。说话间,现任厅长推门进来,问了声好,又说你们谈,我正开会,就不陪您了。龚老的心越发紧了,看来此事还真不小,连大领导都是知道的,只是把任务交给了处长。

处长开口了,听说老领导住到儿子那儿去了?

是。孙子上学了,离家远,上下学都得接,不方便,我就让儿子一家住到我那儿,我们老两口住到他那儿了。自家自换,小事一桩,事先我也没跟厅里请示,就擅作主张了。没毛病吧?龚老掀起眼前的茶杯盖子,蓦地想起近来常听的“请喝茶”一词,口气不由也就生硬了些。

完全合情合理。处长摆手,浅笑,接着问,老领导常去小区外的新天地超市吧?

是。那个超市离我家不过一撇子远,出了大门一拐弯就是。处长说,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据群众反映,半个月前,老领导去医院取药回来,下了公交车就直接进了那家超市,并将手袋里的一瓶药给了那家的售货员,有这事吧?

啊,有。那天,我看女店主的小姑娘躲在收银台后看动画片,眼泪巴叉的,还有点儿喘,就问孩子怎么没去上学,是不是病了?店主说,可不是,花粉过敏,年年春暖花开时闹一阵,愁死人了。正好,那天我在附属医院取药时带回一瓶治花粉过敏的药,就给了她。我实话实说,我孙子也有这毛病,但这几年,轻多了。听说这个药的配方是附属医院的,所以别的医院没有,药店也没有卖的。当然了,我享受的是公费医疗,把药带回家,给其他人用不太合适?

处长叹了口气,仍笑道,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,说大不大,鸡毛蒜皮。可说小又不小,毕竟涉及领导干部的待遇私用问题。眼下人民群众对这类问题很敏感,我听说,给老干部治疗的各大医院外常有药贩子,专门低价收购老干部刚从医院开出来的药品,再转手倒卖,最后倒霉吃亏的是国家,城管部门为打击这种行为也是绞尽脑汁……

龚老忙正色打断处长:我声明一点,我拿回家的药给别人用,这肯定

多了,是不是还得坚持用?大叔告诉我去哪儿买,我自己去就行了。龚老说,等我去医院吧,我记着呢。

都说为民做好事,贵在坚持,哪能受了一点委屈就受不了了呢。龚老便又奔往医院,对医生说,那个治花粉过敏的药,你再给我开一点儿,但一定自费。医生说,您这就让我为难了。您用的药都在公费范畴,我开了收款员也不会收呀,都上了电脑的。龚老便又奔往医院的普通病房,



插画 胡文光